

孙立新
蒋锐
主编

东西方之间

中外学者论卫礼贤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山东大学出版社

东西方之间

——中外学者论卫礼贤

孙立新 蒋 锐 主编

山东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西方之间:中外学者论卫礼贤/孙立新,蒋锐主编.
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4.4
ISBN 7-5607-2758-1

- I. 东…
- II. ①孙…②蒋…
- III. 卫礼贤-生平事迹
- IV. K8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24672 号

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

(山东省济南市山大南路 27 号 邮政编码:250100)

山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日照报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8.625 印张 220 千字

2004 年 4 月第 1 版 200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28.00 元

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凡购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本社营销部负责调换

序

卫礼贤^①原是德国新教（福音教）同善会^②的一名传教士，来到中国后，因为深受中国文化的浸染，逐渐放弃了传播基督教的初衷，转变成成为孔子和老子学说的真诚爱慕者。他也通过办学、讲学、翻译中国经籍和解说中国文化，为东西方文化交流作出了重大贡献。然而长期以来学术界和普通民众对卫礼贤的生平事业并无深刻了解，有人甚至固守僵化的学院派传统，对卫礼贤著作的学术价值吹毛求疵。

2002年6月28~30日，德国杜伊斯堡大学与帕特·鲍尔福音教神学院为纪念卫礼贤诞辰125周年，在卫礼贤生前曾经生活和工作过的德国南部小镇帕特·鲍尔联合举行了一次国际学术讨论会，并且开宗明义，以“中国与欧洲之间的使者”为主题，从全球化的角度对卫礼贤的学术思想和东西方文化交流主张进行了重新诠释。与帕特·鲍尔会议召开的同时，在德国波恩大学和香港浸信会大学也成立了一个专门研究小组，力图对卫礼贤的生平事业进行全面深入的探讨。而在法兰克福大学2004年90周年校

① 另有人写作“尉礼贤”或“魏礼贤”等，其德文名字为：Richard Wilhelm，生卒年代为：1873~1930年。

② 其德文名称为：Allgemein Evangelisch-Protestantischer Missionsverein.

庆的日程安排中，卫礼贤论坛也成了重要内容之一。可以预言，一个卫礼贤研究热即将在德国出现。

青岛是卫礼贤生活、工作达二十余年的地方。在这里，卫礼贤传播西方先进文化、搭建东西方文化桥梁的不懈努力至今仍留有余迹；他所创办的“礼贤书院”虽历经时代变迁和种种磨难，仍能以其“青岛市第九中学”的新姿而得以延续。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卫礼贤的思想和行为自然不能完全摆脱时代的局限，但是我们相信，他孜孜以求的“真正理解其他文化”和“汲取其他文化中有用的东西”的夙愿，及其联系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科学创建“世界文化”的要求，已经超越了国家民族和时代的藩篱，具有永恒的普遍意义。基于这样的认识，也作为对国际学术新动向的回应，我们联系中国和德国部分学者，编译了这本卫礼贤研究论文集。我们的目的是，通过研究卫礼贤，深入了解东西方文化的精髓，从中德两国之间的学术交流入手，为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大融合推波助澜。

收入本论文集的文章，有三篇选自法兰克福中国学社《中国》第5卷（1930年第2期）。它们都是由卫礼贤生前的好友和同事撰写的，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卫礼贤的生平事业，并对他的早逝寄予深切的哀悼。W. F. 奥托在《卫礼贤——人格肖像》一文中着重介绍了卫礼贤思想发展的历程及其精神品格，并对他的科学活动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威廉·许勒在《卫礼贤的科学著作》中，则对卫礼贤学术观点和主要科学著作（不包括大量的文章）逐一进行了介绍和评价。作者强调说，卫礼贤对中国古典作品的翻译，是要为德国知识界开发隐藏于东方世界的精神财富和人生理想财富，尽管它们出自正统的汉学领域，但同时也属于德意志思想史。张君勱的《卫礼贤——世界公民》高度评价了卫礼贤在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方面所作出的贡献以及他对中国思想文化的精深研究和独到见解，认为“由于他，德意志民族对中国的

兴趣超越了专业科学的圈子而变得富有活力”。

除此之外，所有文章都是论文集的编者直接向作者求索的，虽然大都同时在德国的杂志或论文集中刊出了。《卫礼贤（1873～1930）传略》一文是吴素乐博士编撰卫礼贤传记十余年的结晶，内含大量翔实的历史资料，条理清楚地叙述了卫礼贤一生的主要活动。在《卫礼贤与巴特·鲍尔》一文中，现任巴特·鲍尔神学院研究部主任阿尔布莱希特·埃舍主要介绍了卫礼贤青年时代在巴特·鲍尔的一段工作和生活经历及其与后来成为他岳父的克里斯托夫·布卢姆哈特神甫的关系。全文共分四部分：首先概略地介绍了巴特·鲍尔的历史沿革，然后介绍了巴特·鲍尔这个信仰和医疗中心的创建者约翰·布卢姆哈特的生平事迹，接着比较详细地介绍了约翰·布卢姆哈特的儿子和事业继承者克里斯托夫·布卢姆哈特的情况，最后则是关于卫礼贤与巴特·鲍尔的关系。与埃舍的文章相对应，青岛地方历史文化的资深研究者鲁海先生写作了《卫礼贤在青岛》一文，详细介绍了1899～1920年卫礼贤在青岛期间的活动，主要涉及三个方面：（一）卫礼贤在青岛以筹办礼贤书院为中心的办学活动；（二）辛亥革命以后围绕“尊孔文社”而开展的汉学研究活动；（三）对中国当时以尊孔复辟为核心的政治活动的参与。

西方心理学大师荣格曾经说过，卫礼贤的《易经》翻译是其“一生最伟大的贡献”，完全可以和法国的Anquetil du Perron将古印度典籍《奥义书》引进欧洲相提并论。这绝不是溢美之词。卫礼贤对此项翻译工作可谓呕心沥血，而他与中国宿儒劳乃宣的密切合作更成为翻译史上的一段佳话。青岛市档案馆的孙保峰用充满感情的笔锋对卫礼贤翻译《易经》的全部过程作了生动的叙述。德国著名的海外史和传教史研究专家、明斯特大学教授豪斯特·格林德则在《卫礼贤——德国的自由派帝国主义者和中国的朋友》一文中，对卫礼贤的政治文化背景进行了深入剖析，指

出，在文化帝国主义继续占主导地位的西方传教界中，卫礼贤的思想和人品完全属于例外现象，然而他与异族文化生活紧密结合的基督教观念和负有社会使命的人道主义思想，在当今时代却是“中国和欧洲间思想传递者”观点的一个明证。当今时代的显著特征恰恰是对顺应、适应和本土化的追求，即对基督教学说“本土化”和以本来意义上的“传教使命”为前提的基督教发展援助的追求。

卫礼贤没有受过严格的汉学培训，而是从传教士转变为汉学家的，因此，他的汉学家资格在学院派圈子里长期受到质疑，这种怀疑态度反映了什么样的学术理念？究竟是否合理？对此，中国海洋大学德国研究中心的专职研究人员蒋锐博士和德国柏林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罗梅君博士撰文进行了深入探讨。蒋锐在《卫礼贤汉学生涯的三个阶段》一文中首次将卫礼贤的汉学生涯划分为三个时期，并对其在每一个时期的汉学活动及其成就、特点与不足作出了评价。他认为，卫礼贤的整个汉学生涯表明：他从一个新教传教士成为一个儒家信徒，从一个翻译家成为一个著述家，从一个神学家成为一个汉学家，从一个德国人成为一个“伟大的德意志中国人”和“两个世界的使者”，从而最终完成了他人生的转变，跻身于世界著名学者和汉学家之林。罗梅君则在题为《汉学界的论争：魏玛共和国时期卫礼贤的文化批评立场和学术地位》的长文中，从三个方面对德国的汉学研究传统和卫礼贤汉学研究的独特性进行了深入分析：（一）简要介绍了卫礼贤的汉学著作，并探讨了卫礼贤既影响着人们对中国的认识又处在学院外地位这两者之间的对立关系；（二）揭示了关于卫礼贤的思想、见解和汉学观点在魏玛共和国时期文化批评话语中的定位；（三）在此背景下，联系魏玛共和国时期的汉学话语，对卫礼贤的汉学立场与观点进行了归纳和整理。罗梅君教授的文章史料丰富、视角独特、分析犀利、观点新颖，是一篇分量很重的力作。

德国杜伊斯堡大学东亚研究所和政治研究所所长托马斯·海伯乐博士教授也以卫礼贤《中国人的经济心理学》一书为蓝本，深入考察了卫礼贤有关中国社会问题的种种观点。他的文章题为《卫礼贤的社会学观——评〈中国人的经济心理学〉及其对当代的意义》，并围绕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对卫礼贤的社会学观点进行了批判分析：（一）如何理解“经济心理学”？（二）卫礼贤著作中的主要观点是什么？（三）这部著作对当代有什么意义，对于理解今日中国有何种帮助？（四）这部著作的科学价值何在？按照海伯乐教授的观点，卫礼贤在1930年出版的《中国人的经济心理学》一书表明，他开始超越一般意义上的“汉学”，转向了一个跨学科的研究课题，卫礼贤对中国社会的分析，迄今仍具有指导意义。

在卫礼贤的学术关怀中，文化问题占有一席重要的位置。这里涉及到如何看待东西方各自的文化传统以及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两者的关系问题。中国海洋大学德国文化研究所教授孙立新博士在《卫礼贤论东西方文化》一文中指出，卫礼贤在对待东西方文化的态度上不同于近代来华的其他基督教传教士，主要表现在：（一）他彻底抛弃了欧洲中心主义和西方文化优越论思想，对处于西方帝国主义剥削压迫下的中国和中国人民深表同情；（二）他从自由主义“非教条的伦理化基督教”宗教观出发，坚决反对“虔信主义”的传教方法和“文化帝国主义”的宗教扩张行为；（三）他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重要的文化学者之一，对西方社会和文化的危机有着敏锐的观察，对古代中国人的生活智慧有着精辟的理解；（四）基于对西方文化的深刻反省和对中国文化的真诚喜爱，卫礼贤提出了综合东西方文化的思想主张。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刘天路教授则在《德国传教士卫礼贤的中国观》一文中同样认为，卫礼贤关于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观点是十分独特深刻的。卫礼贤认识到，中国文化揭示了一个本质

上趋向和谐的理想以及在宇宙组织和社会组织上的理性态度。中国进入现代社会对于整个人类的发展都具有积极的意义，中国的智慧可以救治和拯救近代的欧洲。中国人的精神性格是中国经济秩序的结果，其长处有知足性、勤勉性、熟练性，短处则有传统的保守主义和极端的固执性。卫礼贤关于中国文化和中国人性格的观点，相对来说有着高度的理论思辨力，同时又表现出对人类文化和人类命运的深情关注，在近代来华传教士中独具特色，有着重要的地位和研究价值。

《中国的精神》和《中国人的经济心理学》这两本书是卫礼贤论述中国文化的代表作品，它们很早就受到了中国学者的关注，也已经被翻译成中文出版。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的王学典教授和山东大学邵逸夫科学馆的孙虹副教授在其合作的《中国智慧与西方文明的对话与交流是可能的——卫礼贤〈中国的精神〉、〈中国人的经济心理学〉读后》文章中畅谈他们的读后感。文章指出，在《中国的精神》和《中国人的经济心理学》两部著作中，卫礼贤对“中国智慧”的博大精神进行了深刻的阐释，体现了他对中国人、中国文化和中国传统的高度同情和基本理解，也体现了他对整个人类命运与前途的深切忧虑和关怀。中国智慧在卫礼贤身上所展示的惊人魅力，说明了东西方文化对话是可能的。山东大学图书馆馆长苏位智教授是义和团问题研究专家，他所提供给本论文集的文章——《传教士·公正舆论·教案——由义和团时期的卫礼贤所想到的》，试图通过对卫礼贤在义和团时期言行事迹的分析，引申出对该时期莫衷一是的传教士、公正舆论和教案诸问题的新认识。文章认为，身为传教士的卫礼贤在19世纪和20世纪交替之际，面对复杂而不平等的国际关系和中西文化冲突所表现的高风亮节及远见卓识，实在令人感佩。但卫礼贤的最大贡献和思想精髓并非在此，他的最大成就就是身体力行、持之以恒、卓有成效地进行中西文化的传播交流，并能彻底

地从传教士以至欧洲人的狭隘视界中解脱出来，以他的学识关注着人类的命运。

为了帮助人们了解卫礼贤的著述情况，我们还将刊登于法兰克福中国学社《中国》第5卷（1930年第2期），第110~131页的文献目录翻译成中文，作为附录列在本论文集的最后。

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本论集所收录的文章无论在篇幅长短、行文风格，还是在论题的选择和资料的搜集上都是不同的，对于一些问题的看法，各位作者之间也不完全一致。这种情况反映了目前卫礼贤研究尚嫌薄弱的实情。我们期待对卫礼贤的研究尤其在中国不远的将来能发生一个突飞猛进的大飞跃，以便我们在编译第二本或第三本同类论文集时不会因好稿难求而大伤脑筋。在此，我们特别要向为本论文集提供稿件的诸位作者致以衷心的感谢。当然“文责自负”，作者的观点和论证理应由作者自己负责。至于编辑和翻译方面的问题，我们甘愿承担所有风险。我们也非常感谢德国巴特·鲍尔福音教神学院国际关系部主任克劳斯·黑尔施（Klaus Hirsch）博士对于我们的编译工作所给予的大力支持和帮助。

编者

2003年7月

目 录

序	编 者 (1)
卫礼贤——人格肖像	(德国)W. F. 奥托 著 蒋锐 译 孙立新 校 (1)
卫礼贤的科学著作	(德国)威廉·许勒 著 蒋锐 译 孙立新 校 (11)
卫礼贤——世界公民	张君劭 著 蒋锐 译 孙立新 校 (26)
卫礼贤(1873~1930)传略	(德国)吴素乐 著 蒋锐 译 孙立新 校 (30)
卫礼贤与巴特·鲍尔	(德国)阿尔布莱希特·埃舍 著 孙立新 译 蒋锐 校 (54)
卫礼贤在青岛	鲁 海 (66)
卫礼贤的《易经》翻译	孙保锋 (78)
卫礼贤——德国的自由派帝国主义者和中国的朋友	(德国)豪斯特·格林德 著 孙立新 译 蒋锐 校 (84)

2 东西方之间

- 卫礼贤汉学生涯的三个阶段
..... 蒋 锐 (98)
- 汉学界的论争:魏玛共和国时期卫礼贤的文化批评
立场和学术地位
..... (德国)罗梅君 著 蒋锐 译 孙立新 校 (113)
- 卫礼贤的社会学观——评《中国人的经济心理学》及其
对当代的意义
..... (德国)托马斯·海伯乐 著 蒋锐 译 孙立新 校 (159)
- 卫礼贤论东西方文化
..... 孙立新 (184)
- 德国传教士卫礼贤的中国观
..... 刘天路 (204)
- 卫礼贤《中国的精神》和《中国人的经济心理学》读后
..... 王学典 孙虹 (211)
- 传教士·公正舆论·教案——由义和团时期的卫礼贤
所想到的
..... 苏位智 (216)
- 卫礼贤汉学著述目录
..... 蒋锐 译 孙立新 校 (232)
- 后记
..... 孙立新 (255)

Contents

Preface	Editors (1)
Richard Wilhelm. A Portrait of His Personality	
(Germany) W. F. Otto, translated by Jiang Rui, proofred by Sun Lixin (1)	
Richard Wilhelms Scientific Work	
(Germany) Wilhelm Schueler, translated by Jiang Rui, proofred by Sun Lixin (11)	
Richard Wilhelm, A World Citizen	
Carsun Chang, translated by Jiang Rui, proofred by Sun Lixin (26)	
Richard Wilhelm (1873~1930) A Brief Biography	
(Germany) Ursula Ballin, translated by Jiang Rui, proofred by Sun Lixin (30)	
Richard Wilhelm and His Root in Bad Boll	
(Germany) Albrecht Esche, translated by Sun Lixin, proofred by Jiang Rui (54)	
Richard Wilhelm in Qingdao	
	Lu Hai (66)

 东西方之间

- The Translation of *Yi Jing* by Richard Wilhelm
Sun Baofeng (78)
- Richard Wilhelm—German Liberal Imperialist and A Friend
of China
(Germany) Horst Gruender, translated by Sun Lixin,
proofred by Jiang Rui (84)
- Three Phases in Richard Wilhelm's China-Studies
Jiang Rui (98)
- Controversy in the Sinology: Richard Wilhelms Chultural-Critical
and Scientific Positions in the Weimar Republic
(Germany) Mechthild Leutner, translated by Jiang Rui,
proofred by Sun Lixin (113)
- Richard Wilhelm's Perspective of Social Science. Some Com-
ments on His Work *Chinese Economic Psychology* and Its
Realistic Significance
(Germany) Thomas Heberer, translated by Jiang Rui,
proofred by Sun Lixin (159)
- Richard Wilhelm's Discussions about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e
Sun Lixin (184)
- The China Image of the German Missionary Richard
Wilhelm
Liu Tianlu (204)
- Thoughts on Reading *The Soul of China* and *Chinese Economic
Psychology*
Wang Xuedian Sun Hong (211)
- Missionary, Fair-minded Public Opinion and Religious Conflict.
Thinking caused by Richard Wilhelm in the Time of Boxer-

Movement
Su Weizhi (216)

Appendix: Catalogue of Richard Wilhelm's Writings
translated by Jiang Rui, proofed by Sun Lixin (232)

Afterword
Sun Lixin (255)

卫礼贤——人格肖像

（德国）W. F. 奥托

当《中国》第5卷第1期出版的时候，人们还在杂志的最前面读到一篇卫礼贤写于1930年1月的文章。当时谁能想到，接下来的这一期刊登的竟然是对他和他永远结束了的事业的悲伤回忆！他从中国回来时染上的危险病菌一年多来一直折磨着他的躯体，使他很少能够下床。人们曾相信他那以前似乎是不可战胜的抵抗力。即使他属于精神的强者，也不能想象内在的人不需要外在的人所具有的全部力量和耐性。然而，在卧病不起的数月间，他不顾病痛的折磨，比许多身体健康的学者工作和写作得还要多；他的思想像过去健康时一样清晰而深刻，他的精神和过去没生病时一样坚强而乐观。看着他虽变得瘦削但仍挂着生动、机智、善良微笑的脸庞，人们相信健康的丰满和气色将再回到他脸上，人们只是在等待着那一时刻，或许他那暂时受挫的生机将通过某种奇迹突然再现。但是这个生命却遵循着我们无法抗拒的法则。2月14日他被送到图宾根的热带病疗养院。3月1日下午他

在那里以不满 57 岁的年龄溘然长逝，3 月 3 日傍晚被安葬在格平根的巴特·鲍尔。当一小群亲属和朋友环立在敞开的墓穴边时，太阳刚刚从晴朗的天空西沉，——他自己就曾希望能有一个最安静的告别仪式。不久，一弯新月升起，照耀着他的坟墓和无数的花圈。

他长眠的地方，正是他曾经经历人生第一次抉择的地方，他是从这里开始通往世界的人生之路的。在那里，他和克里斯托夫·布卢姆哈特牧师，一个思想开明而坚定侍奉上帝的人，建立了终生的接触和联系；在那里，他遇见了布卢姆哈特的一个女儿，而她后来成为他一贯通情达理和忠诚的人生伴侣；也是在那里，他的思想逐渐成熟，并在不久以后指引他到了中国。就像他生命中的所有一切一样，他的墓地也是他人生前后统一和一致的一个象征。

卫礼贤 1873 年 5 月 10 日出生于斯图加特，是前宫廷玻璃画匠 G·威廉的儿子。在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失去了父亲。他是在由母亲和妹妹组成的家庭中长大的，在他成长的过程中，甚至在最密切的家庭小圈子以外，也几乎都是被女性所包围。也许是受周围女性的影响，他形成了一种以最可爱的方式把最男性化的气质同女性的亲切与优雅相结合的个性，所以他的性情也非常文静而特别。他很早就表现出音乐天赋。一位年老的夫人教过他拉小提琴。这位夫人原是巴黎著名演奏家和作曲家阿拉特的学生，晚年在她的琴盒里还总是放着阿拉特的照片。卫礼贤与他曾就学 10 年之久的斯图加特人文中学的同学交往不多。不过他喜欢与几个挑选出来的同学聚集一起演奏乐器，他作为高年级学生演奏贝多芬的四重奏曲第 18 号第 1 节，尽管技术尚不完美但演奏热情很高，对作品理解也比较准确。

他在这些年的努力，可以通过他升入图宾根大学一事（1891 年）得到明确而足够的证明。他对诗歌、音乐和绘画艺术有着细